

## 新时代之歌

黑夜像冰冷的湖水一般，荡漾开来。没有风，水面上很静，月光给银色的三峡大坝抹上了一层暗红的光泽。

在大坝上游，一场夜间水陆反恐演练如期打响。

“注意，伍庙方向，30米水下发现可疑目标，正在向坝底靠近……”武警宜昌支队三峡舰艇大队队长杨胜奎迅速将情况向指挥员报告。

出击、深潜、布网、抓捕……一连串指令下达，“恐怖行动”被成功阻击。因发明的内河深水声呐探测器及时发现情况，杨胜奎，这个擅长船艇驾驶和维修的二级警士长，再次立下大功。

### 二

“峡尽天开朝日尽，山平水阔大城浮”，千百年来，三峡誉满天下。文人雅士不惜笔墨赞美它，但与秀美景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无时无刻面临着的安全风险，作为三峡大坝的守卫者，也时时面对严峻考验。

2016年夏天，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三峡大坝迎来了它“成人”后的最大考验。中央电视台新闻连续滚动切换的数据说明，这次洪峰超过了1998年的峰值，洪峰正在以71000立方米/秒的巨大流量通过三峡大坝。

“不好，有险情！”正在大坝前清理漂浮物的1200多吨的长江“0202”号拖轮，舵叶被直径30公分的树桩卡住，导致发动机失灵，巨大的船体失去了动力，被大量的漂浮物裹挟着，向坝体移去。情况危急，若不及时处置，拖轮一旦撞向坝体，后果不堪设想。“武警船队，我是长江‘0202’，发生重大险情，请求救援！”惊慌失措的船员因为惊吓，连呼救的声音都变了调。

5分钟后，杨胜奎驾驶一艘快艇箭一般地划过水面，向遇险拖轮驶去。小船拖大船，吨位对比犹如用一辆摩托车来拖一台轻型小卡车，成功的几率小之又小。但险情不容杨胜奎犹豫，抛绳、跳帮、固定，然后驾艇逆流而上，只见拖轮的4条像杯子粗的缆绳，拉得像张满的弓弦。突然，“当”的一声，一条缆绳被拉断，在巨大张力之下回弹打在了钢架上，小船为之一震。杨胜奎临危不乱，沉稳驾驶，继续顶浪而行。等大船拖出来的时候，三股缆绳已经断了两根！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 军人的骨头

■严志明

骨头 军人的骨头  
是铁质与热金属铸 合金的  
是苦汗与咸泪凝聚 激流的  
是在体内筑起血肉长城的 梁柱

骨头 军人的骨头  
埋进遥远的荒原里  
虬曲长出傲立在边疆的树

漠风摇曳青铜色的树干  
悲雨与云烟在树叶上面  
写满苦难 沧桑 传记

一根骨头  
是一盏明亮的灯  
光芒洞彻 黑夜疆域

一根骨头  
是一个孤独的哨所  
慧眼呼啸 穿透锈迹的长空

一根骨头  
是一座山峰的峭石  
鹰心翅膀 风卷云烟的血光

一根骨头  
是铁与血熔入冶炼制造的  
射出拳头攥出汗的子弹

军人的硬骨头  
在闪烁 光亮 铮铮金属响声  
构筑中国强军  
与旗帜 与胆血 与灵魂一起  
守卫共和国开放 静远 安详的土地

# 峡江卫士

■张海华 田健

痛：“科技在进步，‘敌人’的战法也随之进步，传统的安防措施要不断升级，才能满足实战任务的需要。”

这次失败的演习给杨胜奎带来了极大的触动。本以为牢不可破的防护网，还是存在着风险和漏洞，尤其是水下防护还存在着盲区，虽然这种几率可能不足万分之一，但守卫一流大坝必须拿出一流标准，树立一失万无的忧患意识，才能确保履行使命不打折。

他到武汉海军工程大学向老师请教，得到的答复是：要想降低风险，可以尝试研制一款符合三峡水域特征的内河深水声呐探测器。什么是声呐探测器？他查看了十多万字资料，对这一概念才算是有了个基本的了解，但对只有初中文化的他来说，要研制这样一款设备，难度可想而知。

命运总是垂青有追求的人。一次，杨胜奎参加一个事迹报告会，意外接触到驻地某潜艇研究院吴工工程师。吴工是声纳研究方面的专家，报告会结束后，他要看了吴工的联系方式。

知名专家吴工对这个执著的武警小伙虽不无好感，但谈到合作研发项目，吴工露出一脸意味深长的笑容，轻轻摇了摇头。

杨胜奎并未望而却步，他加了吴工的微信，隔三差五向他汇报自己学习声呐研制的心得。时间一长，吴工终于被他的诚意与上进心所打动，答应合作。

在接下来的7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们共同进行了300多次水下试验，取得了5项专利成果，将深水探测精度提高到了2米以内。200米深水以内，直径大于10厘米的所有物体均难逃探测器的“法眼”。内河深水声呐探测器的发明为三峡安全罩上了金剛罩。

### 四

“爸爸，我折了一只纸船放到长江里，你在下游要记得接收啊！”在电话中，儿子充满童真的话，让杨胜奎泪如雨下。

家，一直是杨胜奎最大的牵挂。为了照顾双方的老人，妻子多年来一直未随军，在恩施老家挑起家庭的重担。一个柔弱的女人俨然是家里的顶梁柱，像男人一样下地干活。儿子今年13岁了，真正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不到半年。

驻地宜昌，内河航运发达，船舶行业兴盛，各类造船相关企业一百多家。这些年，杨胜奎成了小有名气的船艇



兰江畔(水彩画)

蒋跃作

## 长征

第4166期

### 风从远方来

■王正昊

窗外，一阵东风风色匆匆地呼啸而过，我从空气中留下的麦苗的青涩气息中知道了，它从故乡的乡村来。它带着勃勃的生机，穿过密林，掠过原野，爬过高山，趟过小溪，终于来到了城市。

风儿传递着春的气息，播撒着生的希望。在梦里，我乘着风儿回到春光烂漫的村庄。

春回大地，苏北家乡的天空一片蔚蓝，阳光纯净。太阳的光芒普照田野，大地明亮，它敞开母亲的温暖胸怀，迎接一

切跃跃欲试的生命。此时此刻，蓬勃的生机在大地上汇聚，阳光温暖和煦，让珍藏了一个冬季的希望全部绽放。

梦里，这太阳下涌动着勃勃春意的故乡，凝聚成一本厚厚的书。它的意蕴丰富动人，引人遐思，富于血肉气息。春的气息流动在农村的广袤天地，翻腾在热闹而又祥和的庭院。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翻开这本厚重的大书，我们就会重温遥远的童年，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不曾模糊的感动。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在孩子的心中，母亲的脸是最富内涵、最为生动的。那纵横交错的沟壑是岁月的印记，那曲折折的皱纹是爱的线谱，那失去光泽的肌肤是没有养分的土地。我真认真地看母亲的脸，被母亲的脸触动心灵，源于一次赏花。

那是多年前一次观赏令箭荷花时带给我的美丽与哀伤。粉红的花朵娇嫩清新，如出水芙蓉般光泽鲜艳，可它的母体枯瘦苍白，没有“血色”，与它绽放出的鲜嫩、水灵、娇艳的花朵形成巨大的反差，让人难以相信它那干瘪甚至显得有些丑陋的母体，竟能生出这般亮丽的花朵。令箭荷花的母体奋不顾身怒放出了自己的花儿，全不在乎自己的美丑，好像它为了花儿的美丽而甘愿牺牲自己。哦，这就是母亲的情怀！

我由此端详起了母亲的脸。母亲那时50出头，岁月的刀痕已刻在脸上，最突出的是眼角、嘴部的褶皱，像暴晒过的黄土地，渠沟交错。尤其是她嘴角那左右三道皱纹，稍远看，就像三根画上去的胡子，有点滑稽。我开玩笑地对母亲说：“妈很像只长胡子的老猫。”妈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这一笑，皱纹显得更深了。

其实母亲的脸在年轻时就被皱纹横贯了。家里有一张母亲的半身照，那是在她不到30岁时照的。母亲不丑，而且30岁是一个女人芳华吐艳的年龄，可作为6个孩子的母亲，那时的脸上已爬满了皱纹。她满脸的皱纹，是随着乳汁被孩子吸干的，是被岁月的风沙吹打雕刻的。

我们姐弟6人都赶上了那个饥荒和贫困的时代。我刚出生时，家里已无粮下肚，只靠白菜根充饥度日。本就极度瘦弱的母亲，生我后又得不到营养补充，没有奶水喂我，我还浮肿了起来。为了不让我和哥哥姐姐饿死，她拖着病体从亲戚那儿弄来一点小米，藏在隐秘的地方，每餐撒调料似的捏几小撮放在菜根汤里，让我们的碗里有了米。

尽管米比珍珠还要贵重，但母亲总是单独给我煮一碗粥，以粥代奶。这粥“奶”，她舍不得吃一口。父亲说，那时候我人小胃口大，能吃，就属我身体好，小猪娃似的胖乎乎、圆滚滚；全家浮肿得最厉害的人就属母亲了。3年自然灾害熬过去，母亲老了一大截，身体也更差了。从她生我3年后的照片看，母亲比之前衰老了十多岁。

孩子多，累的是父亲，更累的是母亲。父母不多字，但他们深知孩子的责任，要让孩子们成为有文化的人。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家乡，这个愿望是非常高大上的。

为实现这个愿望，父母亲拖着病体日夜劳作抚养我们，让我们兄弟姐妹6个都上了学。后来，因家里极度贫穷，除了姐姐主动辍学充当了母亲的帮手外，我们兄妹5人都上了学，也读到了大学。村里常有人夸我母亲：“杨菊英你真行，宁可苦死自己，也要让孩子念书！”

我们兄弟几个，渐渐有了“出息”，也让父母在家乡有了点荣耀。但这“出息”，是父亲母亲以超常的辛劳给予我们的。在那些贫困艰难的岁月里，母亲常常哭泣，但她不愿让我们看到她哭泣。

## 别样故乡情

■张栢林 陈坤

“中队长，禄劝县九龙镇十姑娘山突发森林大火！”孟宪师刚刚回到中队，作战值班室就接到了紧急任务。接到火情的命令，孟宪师有些心疼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兵们，因为刚献过血，小伙子们的脸显得有些苍白。因昆明市血库供血程度下降，各大医院严重缺血，响应号召，孟宪师与中队官兵们刚刚参加无偿献血归来。

听到火情，还没等孟宪师下达命令，训练有素的战士们已经奔向岗位，准备出发。孟宪师心中涌起一阵感动，他大喊一声“出征”，率先跳上了第一辆车。

驾驶员刘学锋全神贯注地开着车，带着灭火队伍在盘山公路上平稳地行驶着，看着坐在副驾驶室位置的孟队长满脸焦急的样子，他急忙说：“队长，你刚献完血，闭眼休息一会儿。很快就到了！”时间一分一秒逝去，孟宪师开始变得急躁：“不行，照这个速度开进，等咱们到了，老百姓的家都被烧完了！”

“小刘，前面有一条岔路，转进去走山路！”孟宪师突然想起到达十姑娘山还有另外一条山路，虽说山路险峻，但白天视野清晰，控制好车速不会出现危险。

“宪师，我们是不是走错了，地图显示火场不是这个方向呀？”指导员王云东看着地图怀疑地问。“没错，相信我！”孟宪师胸有成竹地说。果然，不多会儿，战士们就闻到了弥漫的烟火味儿。原来，孟宪师带着车队抄小路，反方向

# 皱纹里绽出的花

■宁新路

在我们有些“出息”后，她也时常流泪，但她流的是欣慰与幸福的泪水。

母亲的皱纹成了我的伤痛，也许是我对母亲的艰辛理解得太深，我总怕端详她的脸，那日渐加深的皱纹，让我看一眼就酸楚落泪。偶尔瞅那“沟壑”，我努力寻找答案：这纵横交错的道道皱纹，哪一道是因为我而被“刻”上去的？哪一道是因我吮吸她的乳汁而干枯的？我这样联想母亲的皱纹，除了痛楚，便是愧疚。

小时候我们是多么地不听话呀，调皮、贪玩，惹母亲生气……我后悔没有为母亲分担更多的苦累，后悔不该让她为我操太多心。母亲是为我们儿女而老的，为儿女而衰弱的。我长大，虽常给母亲送去营养品，期望用这些高能量的补品去滋养她，使母亲的皱纹不再这么多，不再这么深。但这些营养品除了给她添点精神，并没有“填”平她的皱纹，她那布满脸部的深深皱纹依然那样清晰。看来，母亲的皱纹已成为岁月的痕迹，再也抹不掉了。

皱纹是生命燃烧后的残留，母亲脸上这越来越深越来越多的“残留”，难道在催灭她的生命之灯？每当这样想，总让我揪心伤痛。81岁的母亲重病后，蚯蚓般的皱纹由深变硬，看一眼就让人心如刀绞，我怕这无情的皱纹把母亲带走。

如今，母亲已离我远去，留在我心里的是那张笑起来满是皱纹的脸，那一道道纹路里盛着慈母的爱和牵挂，让我每忆起来，心中如划开了道道伤口，那伤口处又绽出爱的花朵。